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解　御製詩　卷二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胡　灝

御製題孫覺春秋經解六韻

注疏春秋充棟夥高郵作解費研磨學從安定居名第

書出臨川罷制科周麟之跋云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者積有年其說雖未必盡然而是書為當時所重亦可見矣鑿傳鄙他相佩劍翼經嘉此匪操

戈諸公列國事悉具抑伯尊王義不訛發奧依然準平

正折衷要是弗偏頗邵張珍弃令歸紀此書於宋紹興間陽羨邵輯任高郵時鏤版郡齋檇李張顏又因其移書以周麟之跋語附益卷末識而弃之今為翰林紀昀所藏僅有鈔本

耳
汲古深心有足多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經解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經解十三卷宋孫覺撰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跡具宋史本傳此書題曰龍學孫公葢其致仕之時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也覺早從胡瑗游傳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

尊王為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跡公羊以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穀梁為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今瑗口義五卷已佚傳其緒論惟覺此書周麟之跋稱初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能出其右

遂詆聖經而廢之邵輯序稱是書作于晚年謂安石因此廢春秋似未必盡然然亦可見當時甚重其書故有此說也宋史藝文志載春秋經解十五卷又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朱彞尊經義考據以著録於經解註曰存于學纂要義皆註曰佚然今本實十三卷自隱公元年至獲麟首尾完具無所殘缺與宋志所載不符考陳振孫書録解

題載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
而無春秋學纂王應麟玉海載春秋經社要
義六卷春秋學纂十三卷而無春秋經解其
學纂條下註曰其說以穀梁為本及采左氏
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說斷
之分莊公為上下云云與今本一一相合然
則春秋學纂即春秋經解之别名宋志既分
為二書並訛其卷數書録解題亦訛十三卷

為十五卷惟玉海所記為得其真矣乾隆四

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經解原序

龍學孫公莘從安定胡先生遊在經社中最有聲而尤深于春秋晩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劒蠧蝕我聖經迺據其所自得為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葢寡余曩得之親故間愛其論議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秦郵以為此公之鄉里也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

集皆因其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樽節浮費鳩工鏤板寘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間無解者多不備其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盛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星固不待此以為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紹熙四

裸仲春陽羨郜輯序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絶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

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于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得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奥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予為序以余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托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兹有年矣而不敢措筆于其間竊謂

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辭巧鏝之非惟不足以為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絶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龜山楊時序

綱因讀龜山文編見其為中丞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邃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

之於其師後學覩此當知所依歸矣敬鋟諸梓以補
前之未備云時嘉定丙子仲春上澣郡守新安汪綱
書

春秋經解自序

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删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賛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為晚成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尚壯猶兾當時之君

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褒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為

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為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

一史官爾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為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為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畀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别吳楚之僭偽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為之說至今好恠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

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存者唯孟子爾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規刺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已沒又其書刺譏誅絶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

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託為丘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為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然亦失謬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據依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爾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

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為所記卜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為得矣三傳之說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氏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穀梁為本

者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春秋經解卷一

宋 孫覺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然則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何者昔者幽王遇禍平王東遷平既不王周道絶

矣觀夫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之禮不修共賦之職不問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蕩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遲逮隱而死夫生猶有可待也死則何所為哉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絶春秋自隱公而始也詩自黍離而降者天下無復有誥命也

春秋自隱公而始者天下無復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嚴其終者必先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也隱公曷為不書即位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于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即位以見正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者亂世之事故聖王在上閒無聞焉斯葢周道陵遲衆心離貳忠信殆絶譎詐交作于是列國相與始有歃血要言之事爾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邾附庸國儀父字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别之威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翠軌反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重輕之迹焕然可得而見矣蔑魯地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于晚反)

段鄭伯弟案諸侯殺大夫稱人稱國殺世子母弟稱君此鄭伯弟可知也克者力勝之辭段鄭伯弟以鄭伯之力始勝之者見段驕悍難制國人莫伉也鄭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鄭伯兄不兄段弟不弟故曰鄭伯克段于鄢以交譏之鄢鄭地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吁阮反)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方鳳反)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非禮也仲子孝公

妾惠公母惠公既君仲子不稱夫人者妾母不得稱夫人故曰惠公仲子也其曰惠公仲子者非他以别惠公之母爾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皆此義也仲字子宋姓車馬曰賵衣衾曰襚珠玉曰賻扶故反

宰咺天子士宰官咺名天子之士名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宋人盟皆微者也外微者稱人內微者稱及不可言魯故也

冬十有二月祭（側界反）伯來

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非奔也祭伯私來也祭伯私來故曰祭伯來以惡之祭國伯爵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孝公子内大夫也内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孫與氏不以大夫目之者惡世禄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周室既微其制遂廢故魯之臧氏仲孫

氏叔孫氏季孫氏晉之狐氏荀氏趙氏郤氏欒氏范氏齊之高氏國氏崔氏衛之甯氏孫氏皆世執其政莫有命于天子者此皆謂世祿者矣春秋詳內畧外故獨卒內大夫以疾之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聖王不作六戎之人入居中國與諸侯伉故公會戎于潛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况會戎哉凡書會者皆惡之也潛魯地

夏五月莒人入向_{舒亮反}

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故莒人以兵入向其稱人者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畧稱人以其土地微陋其禮不足故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公子展孫不氏未命也極附庸國外莒人入向內無駭帥師入極天子不能誅此國周室陵遲可知

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不相信爾故割牲歃血以要之邦儀父中國也公與中國盟猶曰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唐魯地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惡不親迎也諸侯親迎禮之大者在易咸卦兑上艮下兑少男先下女親迎之象也故曰咸感也二氣感應以相與又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是以文王親迎于渭以啓周室詩人美之紀侯不知親迎之大故斥言紀裂繻來逆女以惡之也裂繻紀大夫未命故不氏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紀裂繻所逆内女也伯子姬魯姓婦人謂嫁曰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左氏作子帛杜預言裂

繻字者葢附會其說爾故不取焉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夫人薨志者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不地者夫人薨有常處不言葬者五月而葬也

鄭人伐衛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夫禮樂征伐者天下國家之大經也天子尸之非諸侯可得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吾觀隱威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録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微者

三年春王二月

羣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月

書王者一十七春秋之法唯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則書正月威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之類是也事在二月則書二月比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之類是也事在三月則書三月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音攜之類是也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五年春王正月

十二年春王正月之類是也

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者凡日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日朔俱失也威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莊二年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此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失其朔也威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失其日也

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日朔俱失也此皆厯象錯亂攝提無紀周室不綱太史廢厥職或失之先或失之後夏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故春秋詳而錄之以正其罪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天子崩諸侯卒皆志者受終易代不可不見也天子崩七月而葬諸侯卒五月而葬此禮之常也故不書焉凡書葬者非常也是故天王崩書葬者五

威襄匡簡景是也不書葬者四平惠定靈是也不書崩不書葬者三莊僖頃是也威襄匡簡景書葬者皆非常也平惠定靈不書葬者皆得常也莊僖頃不書崩不書葬者周室微弱失不告也失不告崩故葬不可得而書也然則襄王而葬者書惡內也案文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八年八月戊申天王崩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魯皆使卿會是天子諸侯可得而齊也故書

襄王之葬以惡内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天子卿言氏者起其世也泰誓曰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夏商之亂政也周既失道其政亦然案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之詩也稱尹氏太師維周之氐則尹氏世卿其來久矣見于此者因其來赴誅之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未葬也武氏子來求賻

者武氏子父死未葬故來求賻賻不可求來求非禮

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

癸未葬宋穆公

夫赴告弔會史策之常也貶惡誅亂聖師之筆也春

秋書諸侯之卒葬者豈徒紀其歲時從其赴告弔會

而已哉蓋以周道陵遲諸侯僭亂變古易常驕恣不

道生死以聖王之法治之也是故諸侯之卒書葬者九十三不書葬者四十一凡書葬者皆惡之也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請謚于天子大夫卒受謚于其君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東遷之後其禮遂廢諸侯之葬也不請謚于天子皆自謚之非獨不請謚于天子皆自謚之而又僭稱公焉故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唯吳楚之君僭極惡大貶不書葬此非例之常宋公爵又五月而葬

書者不請謚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甚之也莒人二年入向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伐杞取牟婁牟婁杞邑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不氏未命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斯聖人教人君御臣子防微杜漸之深戒也蓋以臣子之惡始于微而積於漸久而不已遂成于弑逆之禍如履霜而至于堅冰也若辯之不早則辯之不及矣故春秋之世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弟弑其兄者有之婦弑其夫者有之是時綱紀既絶蕩然莫禁孔子懼萬世之下亂臣賊子交執乎天下也故以聖王之法從而誅之其誅之也罪惡有三大夫弑君則稱名氏

以誅之謂大夫 國體不能竭力盡能輔不逮包藏禍心以肆其惡故稱名氏以誅之此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之類是也微者弑君則稱人以誅之微者謂非大夫名氏不登于史策故稱人以誅之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之類是也衆弑君則稱國以誅之衆謂上下乖離姦宄並作肆禍者非一言舉

國之人可誅也故稱國以誅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之類是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詩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也諸侯守天子土非享覲不得逾境此言公及衛侯遇于清者惡其自恣出入無度清衛地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内外連兵肆然不顧以疾于鄭其惡可知也蔡衛稱人稱人微者翬不氏未命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音卜

稱人以弑討賊亂也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濮衛地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者衆辭嗣于有常位故不言立言立非正位也州吁既死衛國無君故國人舉公子晉立之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可得立也故曰衛人立晉以誅其惡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朝天子無非事也動必有為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隱公怠棄

國政春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棠魯地

夏四月葬衛桓公

十四月葬

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成也仲子惠公母隱公祖母元年天王使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故隱公考仲子之宫祭之元年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非禮也隱公以是考

仲子之宫祭之此又甚矣然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

廟皆不書焉此年考仲子之宫成六年立武宫定元年立煬宫皆譏其變常也

初獻六羽

初始也羽舞者所執大雉之羽也其言初獻六羽者魯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此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天子之惡且經言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則羣公皆用八佾可知也唯稱羽者婦人之宫不用干舞

邾人鄭人伐宋

邾序鄭上者邾主乎伐宋也

螟

螟蟲災也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蟘食節曰賊食根曰蟊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苦侯反卒

公子彄臧僖伯也孝公子

宋人伐鄭圍長葛

九月邾人鄭人伐宋故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地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其言來輸平者鄭人來輸誠乎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辭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

秋七月

春秋編年必具四時故雖無事皆書首月不遺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言伐言圍言取悉其惡以誅之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至是乃歸待年父母國也媵書者爲莊十二年歸于酅音攜起

滕侯卒

不日不名者滕入春秋為小國之君卒或日不日或名不名者以其微弱其禮不足略也

夏城中丘

城邑宫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廏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録之此年夏城中丘成五年夏城祝丘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僖二十年春

新作南門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是也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受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中丘魯地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列國相聘非禮也斯皆東遷之後諸侯橫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乃有玉帛交聘之事爾是故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小國力弱可致大國地廣兵衆

不可得而屈也故但使大夫來聘結歡通問而已凡書者皆惡之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王使凡伯來聘非天子之事也威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凡伯來聘比威王之為天子可知也凡伯天子卿凡國伯爵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寓衛戎伐凡伯以歸言伐用兵也楚丘衛地地以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必彭反庚寅我入祊

祊鄭邑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此義也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罪一也

入者受之之辭究不氏未命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言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者甚之也諸侯日熾紛紛籍籍相與為羣歃血要言自是卒不可制也瓦屋周地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與莒人盟非莒人之罪也凡公與外大夫盟內斥言公外大夫稱人惡在公也此年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是也內不言公外書大夫名氏惡在大夫也莊十二年及齊高傒盟於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是也浮來莒地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不氏未命也九年挾卒同此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南氏季字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于付反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未當大雨震電既大雨震電又不當大雨雪甚哉是月之間天變若此也

挾卒夏城郎

郎魯地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言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者公末年出入無度不顧憂患于内數會諸侯于外也十一年時來之會同此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古顏反

辛未取郜音告辛巳取防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甚矣公與翬傾衆悉力共疾于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録以疾菅宋地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戴小國也三國之師既退鄭伯見利忘義乘戴之獘伐而取之其惡可知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郿小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天子禮也諸侯朝諸侯非禮也斯皆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爲之耳是故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陜陋兵勢寡弱不能與魯侻也春秋之法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踰

境凡書朝者皆惡之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衛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案前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年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甚矣公二年之中與齊侯鄭伯連

兵自恣以為不道其惡若此也

冬十有二月壬辰公薨

公薨不地弑也孰弑之威公弑也曷為不言威公弑內諱弑也故弑君之賊皆不書焉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弑其臣子請謚于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焉

春秋經解卷一

春秋經解卷二

宋　孫覺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常事書者威弑隱自立非天子命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衛地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者許男之田也天子所封不可假也鄭與許接壤故鄭伯以璧假其田二國擅假天子之田自恣若此然猶愈乎用兵而取也故曰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衛地

秋大水

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彞倫敘則休

驗應之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彛倫攸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春秋之時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聖王不作者久矣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其所書矣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内災則詳而書之外災則或舉其一或舉于齊鄭宋衛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此言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者甚之之辭也督弒禍心既弒其君與夷又殺其大夫孔父可謂甚矣故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以誅之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故春秋列國時或有之宋孔父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之類是也

滕子來朝

滕稱子者按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聖王不作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故孔子從而録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弒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正舒是也此言公會齊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本為宋討賊既而不討者督弒殤公威弒隱亦懼諸侯之討已故翻然與督比周同惡相濟以成宋亂受賂而返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其言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者甚之

也威弑逆之人受督弑逆之賂以事于周公之廟可謂甚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此書月前滕子不月者與督弑同月

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

七月杞侯來朝九月魯人入杞皆非禮也不言主名微者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至者春秋亂世諸侯出入無度危之也桑公行一百七十六皆不王事舉其或往返踰時釁深而惡重者則書其至以危之餘則否焉是故書至者八十二也

三年春正月

羣公之年書月則書王明此正朔天王所班也此不王而月者威弑隱自立天子不能誅若王此正朔非天王所班威之所出也不于元年二年見其罪者元年方端本正始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非威之事故

此年從其出會齊侯以正其罪

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地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侯衛侯相命于蒲非正也雖無歃血要盟之事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蒲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魯前年入杞公今會杞侯于郕自恣若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盡也日有食之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側身修德以消其咎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是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公子翬氏者威王命也孔子曰關雎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言豈徒然哉葢傷周室陵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人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録之以懲以戒為萬世法噫夫夫婦婦風教之始人倫之本也可不重乎是故婚禮之重莫重乎親迎詩稱太似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則諸侯親迎其所來也

遠矣此言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皆非禮也諸侯親迎不使卿受母送女不踰境公既使公子翬逆女齊侯送姜氏來也又自往會非禮可知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威立十八年唯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威公為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諸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

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以禮謂之畀惟荒也防于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深戒也常書書者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時之田用孟月正月公狩于郎不時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周大夫渠氏伯糾字也威公弑逆之人威王不能誅反使宰渠伯糾來聘此威王之為天子可知也下無二時脫之七年同此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葢甲戌之下有脫事爾且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周大夫仍國叔字也其曰仍之子來聘者父在使子之辭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

祝丘魯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威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叛王也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桒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威王親伐下國惡之大者曷為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伉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威王所以甚

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密邇畿甸威王親以三國之衆伐之拒而不服此鄭伯之罪不容誅矣人者衆辭

大雩

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于上帝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于山川百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噫是時周室既微王綱

既絶禮樂崩壞天下蕩蕩諸侯之僭者多矣舉于魯則諸侯僭之從可見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録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閲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

其旨微矣

螽音終

螽災也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闕文也三傳咸謂寔來州公者以上承五年冬州公如曹下無異事言之爾然極考其說義皆未妥竊謂州公如曹寔來其間文有脫漏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先儒言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故蔡人誘而殺之然經無所見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世嫡威公子其曰子同生者無父辭也威弑逆之人罪當誅絶故以無父之辭書之所以甚威公之惡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者火之也咸丘附庸以人攻之猶曰不可火之則又甚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甚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威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祭也春興之非禮也祭祀從夏周之正月夏之

十一月也四時之祭用孟月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

夏五月丁丑烝瀆亂之甚也

秋伐邾

不出主名微者

冬十月雨（于付反）雪祭（側界反）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天子不親迎取后則使三公逆之祭公三公書者為遂事起也其言祭公來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也咸王取后于紀魯受命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其曰遂逆王后于紀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于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王后于紀故曰遂以惡之不言逆女者王后重矣非諸侯夫人可得齊也故不言逆女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此前年祭公所逆王后也姜紀姓季字桌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不言齊姜歸于京師此言季姜歸于京師者不與祭公遂逆王后于紀也王后天下母取之逆之皆天子命非人臣可得專也祭公遂逆王后于紀非天子命故不曰王后歸于京師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一音夜

諸侯相朝猶曰不可況使世子乎曹伯疾使其世子

射姑來朝非禮也

十年春王正月

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衛侯不來之也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于我也郎

魯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出主名者三國無

故加兵于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謀魯也惡曹地名闕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側界反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宋人宋公也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祭仲字者天子大夫也突不正歸于鄭無惡文者惡在祭仲為鄭大臣不能死難聽宋偪脅逐忽立突惡之大者況是時忽位既定以鄭之衆宋雖無道亦未能畢制命于鄭仲能竭其志力以距于宋則忽安有見逐失國之事哉故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者謂此也嗣子既葬稱子鄭莊既葬忽不稱子者惡忽不能嗣先君未踰年失國也故參

譏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之設切

柔不氏内大夫之未命也蔡叔蔡侯弟也案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畧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鄰入于齊之類是也折魯地

公會宋公于夫音扶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口暫切

夫鍾郕地闞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辰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音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曲池魯地穀丘虛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再言丙戌者美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此羨文可知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初宋人執鄭祭仲逐昭公立公子突以親于鄭突既而背宋與魯故宋鄭交怨公七月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會宋公于虛音墟十有一月又會宋公于龜丙戌又與鄭伯盟于武父以伐宋丁未戰于宋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也不出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為文凡公專尸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

師戰于乾時之類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伐魯魯親紀而比鄭也故會紀侯鄭伯及齊師衛師宋師燕師戰以敗四國之師不地者戰于魯也衛宣未葬惠公出戰其惡可知燕戰稱師重衆也書者惡七國無名之衆殘民以逞不道之甚郎戰在十年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氷

無氷時燠也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

厥罰當燠

夏五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

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

月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爾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者求盟于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嘗秋祭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其言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也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此威之不恭也甚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案十一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人怨㸦之背己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從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皆此義也然四國從宋伐鄭助其不道其惡亦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者諸侯貢賦不入周室材用不

足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威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厲公也篡忽立國人不與故出奔蔡凡諸侯不能嗣守先業以墮厥緒荒怠煌惑結怨于民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禍者皆生而名之此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一年邾子來出奔楚二十三年莒

子庚輿來奔哀十年邾子益來奔之類是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前曰鄭忽出奔衛今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明忽世嫡當嗣也凡諸侯大夫出奔與執其反國也或書歸或書復歸或書入或書復入歸者善也復歸不善也入者惡也復入者甚惡也是故復入重于入入重于復歸不若歸之之善也書歸善者咸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之類

戶反 鴐

是也復歸不善者此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是也入惡者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襄三十年鄭良霄自許入鄭之類是也復入甚惡者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宋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之類是也忽世嫡當嗣其言不善者諸侯受國于天子鄭世子忽其奔也祭仲逐之其歸也祭仲反之以其進退在祭仲而不在天子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許男弟入者惡入也許叔入許許不言出者非大夫也非大夫故畧之凡不言出者皆此義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微國之君案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皆自此稱人者賤其相與朝弒逆之人貶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音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故鄭伯突入于櫟以偪之櫟鄭邑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昌始反伐鄭

將納突在櫟故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未見納突故復會于此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公與宋衛陳蔡之君比音被謀連共伐鄭納突其惡可

知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助虔伐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 舒亮反

不時也下言十一月則城向在十月矣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不道國人逐之出奔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翠軌反

黄齊地趡魯地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此公及齊師戰也不言公者諱之莊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僖二十有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皆此義也奚魯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威侯無子季威侯弟也其言自陳歸于蔡者威侯
卒蔡季當卒時多篡奪明季無惡故曰歸于蔡所以
與許叔異也

癸巳葬蔡桓侯

蔡侯爵書者不請謚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言日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威無王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者春秋之法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絶矣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王無十年不書者也

公會齊侯于濼盧篤力角二反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之會夫人在是也不言公及夫人會齊侯于濼者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者公弗能制也後言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者啓其致禍之由耳易稱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威公不能内正夫人之位而與之外如彊齊以取弒逆之禍宜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齊侯與夫人姜氏通使人賊公公薨于齊不言弒者諱之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已丑葬我君桓公

九月而葬威謚也其曰葬我君威公者此臣子自謚

以公禮而葬也

春秋經解卷二